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小木船的傳說

藍
燄
著

15
9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小木船的傳說

藍 燄 著

主 編 司馬攻

責任編輯 黎 毅 倪長遊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小木船的傳說

นิยายเรือของเล่น

作者 藍 燄

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

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

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

開本 787 X 960

2000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4 - 87750 - 9 - 7

定價：泰幣 30 銖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

司馬攻

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。八十多年來，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，泰華作者在不大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，自強不息。

六十年代以前，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穫。作品在報刊發表後，心願已足，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。

七十年代後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，以及“世界華文文學”獨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，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，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。

十多年來，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，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。

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，為數也相當可觀。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，出版了不少書刊，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。到目前為止，泰華還沒

444465/26

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。

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，作者多，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，實難下定論。

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，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。因此，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，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的作者包括老、中、青。內容以短篇小說、微型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新詩、譯作爲主。

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，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以精簡爲編輯綱要，以輕巧爲叢書樣式。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，差錯、匱缺實屬難免。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，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，來補充這套文叢的不足。

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

顧問： 吳 佟 胡惠南

主 編： 司馬攻

副主編： 夢 莉

編 委：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

白 翎 黎 毅 洪 林

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

陳 靜 林 牧 子 帆

陳小民 鄭若瑟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書目

荔枝奴	司馬攻	黑本子與紅葉	陳小民
在水之濱	夢 莉	龍城河畔	若 萍
海憶	陳博文	小木船的傳說	藍 燄
20 世紀泰華掌故	胡惠南	畫龍壁	李少儒
這裡的夜靜悄悄	白 翎	淑德在儒修	修 朝
春遲	黎 毅	心花朵朵	莊 牧
狗精傳	倪長遊	我家有女初長成	范模士
橋	老 羊	山洪	沈逸文
故鄉水情悠悠長	洪 林	情系故土	劉助橋
奇石	馬 凡	一手沒公開資料	林文輝
一鑊老菜脯	曾 心	三朵花	毛 草
大山的足印	林 牧	紅木棉	夏 煌
畫霧	子 帆	歸宿	鄧澄南
雙根苦果	林光輝	偷香	詩 雨
岔道		置彈	南 君
情結		問情爲何物	曉 雲

1336.15
S819

目 錄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……………司馬攻

短篇小說

燃不盡的火簍…………… 1

劫難…………… 23

散 文

小木船的傳說…………… 34

上帝的窗還開著…………… 42

勒西膠龍，我愛你！…………… 48

在滄海中永生…………… 51

談“攻”與“守”…………… 63

詩 歌

騰飛吧，巨龍…………… 68

讀妳…………… 72

街頭即景…………… 75

哭子夜.....	78
流淚的蠟燭.....	81
愁.....	84
荒野.....	86
月下遐思.....	88

燃不盡的火燄

(一)

尾冬尚未告退，初夏便已來臨。道道艷陽，如同熱烘烘的炭火，直逼得人透不過氣來，大街小巷熱氣騰騰，花草樹木死氣沉沉，汽車一如往昔拚命地吐著瘴氣烏煙。曼谷的初夏，又把人們帶進了一個煩燥的世界，百貨商場又成了人們最佳的避暑場所。

我又來到曼谷世界貿易中心，大門剛開便人聲鼎沸。真巧，中國集郵總公司和泰國郵電廳正在二樓聯合舉辦“中泰集郵展覽會”，我是集郵愛好者，豈可錯過這個機會，便擠到熙來攘往的人群中。可別小看一枚普普通通的郵票，其圖案的設計，卻包含著國家的政治、文化、經濟以及資源等內容，同時也記載著時代與歷史的一些重要事蹟；是一個國家精美的設計技術和高超的印刷技術的表現。小小的郵票，含義廣泛而深遠，它不但能增進友誼，交流思想，豐富人的

文化生活，而且爲集郵愛好者和收藏家所喜愛。這次由中泰聯合舉辦的郵票展覽，圖案豐富多彩，內容包羅萬象，形狀多種多樣，琳琅滿目，令人愛不釋手。我正沉浸在欣賞與享受之中，突然，被站在我旁邊的一個老人擠了一下，他差點兒跌倒，我連忙把他扶住：“大伯，你沒事吧？今天人多，小心被人擠倒。”

他頭髮灰白，穿著一套樸素的衣服，右手握著拐杖，慢慢地轉過頭來。

“啊！是你，林老師！你不就是我大學時的林森林教授嗎？我是得志呀！”

我驚喜萬分，興奮異常，真的做夢也想不到站在我面前的這位老人，竟是十多年前大學時代的林森林老師。他輕輕地托了托鼻樑上的老花鏡，左手不停地抖動著。

“得志？你是……你是那個……那個最頑皮的馬不進嗎？”他睜大雙眼端詳著我，帶著激動的神情。

“是，是啊！我是那個馬不進，林老師記性真好。”大學時，我性格外向好動，原名馬不進，後林老師認爲此名字不太好聽，爲我改爲馬得志，十多年了，他竟然還記得一清二楚。

“得志，你，你甚麼時候來泰國的？”林老師緊緊地握住我的手，雙眼閃動著亮光。

“將近十年了，老師，你呢？”我也緊緊地握住他的手，心中充滿著無限的歡樂。

“嗯……三年多了吧。啊，你還集郵嗎？”

“還集一些，不過工作較忙，沒有全然投入，比不上大學時了。”

大學時，林老師是受同學們最崇拜最喜愛的老師。他不但能拉一手小提琴，而且會寫文章，對集郵更是全心投入，廢寢忘食。可以說，集郵是他生命的一部份，他曾經總結四十多年的集郵經驗，在“學生園地”發表過多篇文章，如議論文《論郵票與生活的關係》、短篇小說《一個集郵愛好者的悲歡歲月》、散文《願友誼萬古長青》和《一枚郵票的啓示》等，文筆流暢生動，情節感人，深受其他老師和同學們的高度好評，我是深受他的影響而集郵的。他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教授。

“老師，那你呢，現在還集郵嗎？”我反問。

“當然還是繼續收集囉，我的生命差不多一半已在集郵中渡過，我是不會放棄的。啊，得志，你怎麼知道今天這裡舉行郵票展覽？”

林老師的左手又抖動了幾下，說話充滿著激情，但沒有大學時的豪邁、宏亮、有力。

“我是來買東西而碰上的，沒想到今天能在這兒

跟老師見面。”我喜出望外。

“老師，你有時間嗎？我們找個比較安靜的地方喝杯咖啡，聊聊如何？”

“好的，我有時間，十多年了，難得呀！難得，咱們走吧。”

(二)

林老師拄著拐杖，行走緩慢，左手不知怎的時不時抖動著。我偷看他一眼，心情十分沉重難過，想不到十多年不見的林老師竟變成這般模樣。在大學時，林老師雖五十開外，但行動卻如同血氣方剛的小伙子，大家都很佩服他，敬仰他。然而今天的他……難道歲月正在腐蝕著他？刺激著他……？我不敢想下去，唯恐淚珠會奪眶而出。我牽著他的手，走進一家咖啡店，找個安靜的角落，坐下。我叫了兩杯熱咖啡，點了幾碟小食，在安靜的角落裡，跟林老師敘起了十多年來的離苦別情。是一時的難過還是過份的激動？面對著他，我竟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。林老師畢竟年紀已有，古道熱腸，還是他先開口，關切地問：

“得志呀，遠離家鄉，生活過得好嗎？”

“還可以，老師，目前當一名導遊。”

“啊！當導遊，不簡單呀！得志，那你帶的是甚

麼團？”林老師春風滿面的。

“我帶的是台灣團。”

“嗯……若從長遠打算，當導遊是不行的，太辛苦了，趁年輕時賺一點吧。”林老師突然臉色一沉，若有所思，他接著又問道：“得志，那你結婚了嗎？”

“還沒有，老師。”我難過地低下了頭。

“甚麼？你還沒結婚？！當年在大學時那個……對了，那個我在演講會上介紹跟你認識的許……叫許雪梅吧，聽說她也來泰國了，你們倆以前不都有意思嗎？怎麼……？”林老師驚訝地睜大雙眼，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，他的左手似乎抖動得更加厲害了。

在大學時，林老師有一次主持一個“關係郵票”的演講會，大家都前往參加，我當然不會缺席。當時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同級不同班的女同學，叫許雪梅，她也是集郵愛好者，年齡與我相差無幾。她長得亭亭玉立，烏亮的長髮充滿著青春女性的魅力；她膚色白皙細膩，談吐優雅瀟灑，是當時校中有名的“校花”。那時她手中拿著一本筆記簿和兩本郵集，漂亮的郵票深深地吸引著我，想跟她借來看看又與她不相識，不好意思開口，後來還是經林老師的介紹才結識了她。打從那時起，我們便常常聯繫，互相交換郵票，久而久之，覺得雙方情趣相投，而且很談得來，就漸

漸地產生了愛慕之情。我們倆的關係林老師是很支持的。大學畢業後，由於形勢所逼，年青人大都外出謀生，我是來到湄南河畔，許雪梅也跟著來了。十多年沒有聯繫，林老師竟然還記得她。

林老師的關心，使我一時黯然神傷，內心的痛楚，不知從何說起？祇是深深地吸了口氣說：“老師，說來話長呀！當時我和雪梅本著一顆堅定不移之心和滿懷憧憬之情，心想湄南河畔才是自己真正的奮鬥目標，然而不是呀！我們的想法太天真了。來到這裡，人地生疏，言語不通，一切得從零開始，寄人籬下的生活，個中之苦，是難以一一表達的。”

“寄人籬下的生活，老師是能理解的。得志呀，就談談你和雪梅的情況吧？”林老師似乎有點著急，還時不時咳嗽著。

“老師，當時我們來到湄南河畔，生米已煮成白飯，於是，我和雪梅決定堅持下去，刻苦學習泰文泰語，經過一番努力，不久便掌握了。”我像講故事般緩緩說著，林老師注意地聽著。

“當我們攻克了第一道難關，第二道難關又跟著來了，那就是身份證問題。當時我和雪梅都沒有身份證，故外出時常遭到警察的抓捕、恫嚇、罰款，弄得一段時間都不敢出門，終日提心吊膽的。”林老師又

咳嗽了，左手又抖動了幾下，我有些擔心，忙問：“老師，你怎麼啦？”

“沒，沒甚麼，一點小毛病，講下去，繼續講下去！”他看著我，雙眼放射著愛的光芒。

“要在泰國居留，必須取得身份證，要取得身份證，必須跟泰籍人結婚，老師，這是當時我們唯一的路子。因此，爲了夢想，爲了前途，爲了繼續生活下去，我們沒有結合在一起，我們不得不忍著悲痛分手了！”不知甚麼時候，我的眼睛變模糊了，淚珠想奔湧而出，然而，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它吞了下去。

“那，那你們現在還有沒有聯繫？身份證問題解決了沒有？”林老師一陣歎息，眼裡閃著淚光。

“有的，老師，我們還有聯繫，身份證問題也算解決了，然而，我們所付出的代價，是永遠無法補償的。我們分手後不久，雪梅在一位鄰居的介紹下嫁給一位泰籍男士，生了一個孩子，解決了身份證問題。她丈夫是一個經紀人，開始對雪梅很好，但到後來不知怎的突然有了新歡，便把雪梅一腳踢掉了。事至今天已將六年，如今雪梅獨自一人辛辛苦苦，靠車衣服撫養孩子長大。”

我講個不停，林老師聽得出神，然而，他的熱淚已經滑落了。

“那，那雪梅現在好嗎？”林老師又關心地問。

“她現在住在大羅斗圈的一條臭水溝旁的高腳屋裡面，生活清苦，與孩子相依為命，現在孩子已長大上學了。”我說完低下了頭，內心有一股莫名的痛楚。

“難道這就是新移民的生活，難道這就是新移民的夢想？命運在戲弄人，時代在欺騙人，現實在摧殘人。”

林老師感慨萬千，他突然把右手按在左胸口，左手似乎抖動得更加厲害了，還不停地咳嗽著。我害怕起來，忙問：“老師，老師你怎麼啦？哪裡不舒服？”

“沒，沒關係，老毛病啊！老毛病。得志，你倒不必擔心我，我年紀有了，已是風燭殘年，我倒是擔心你和雪梅……唉，人生！”林老師眼含熱淚，搖了搖頭。

“可是你……老師，你的左手怎麼……？你以前可不會這樣的呀？！”我的心既吃驚又沉重，想問林老師個究竟，但見他又搖搖頭說：“一言難盡呀！一言難盡，沒想到這輩子在這個時候還得受……”林老師說不下去了，他被淚水哽住了，我也不敢再追問下去，唯恐他愁上加愁影響了身體。

“老師，若雪梅知道你來泰，一定是很高興的，我會打電話告訴她。這樣吧，老師，你住在甚麼地方？